

戰國策校注

開化圖書館

Wanhs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戰國策卷第五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戰國策楚卷第五

縉 雲 鮪 彪 校注

東 陽 吳 師道 重校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

饒之

宣王肅王子元年 烈王七年王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 補曰請字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

豈待宋許之子象楚人為楚謂宋補曰姚王公成別

曰剔成未嘗稱王此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偃也與懷襄相接

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

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



楚也

言以助齊犯楚之怒 **補** 將法齊之急言楚

戰勝楚勢必危宋 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

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 **補**

此章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國邯 昭奚恤謂楚

王曰王

元作里 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使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

也 必兩國相持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

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

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如與魏 害必深矣 趙之

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一本 趙見亡

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而不見救



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而不見救

二字恐

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

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

秦應楚

應言乘此起兵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

起兵救趙邯鄲拔

楚取睢澨之間

後志梁國

北記南淮有睢陵梁國有澨陽南臨澨水

江乙為魏使於楚

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

正曰據居

魏語以為魏人未知果不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

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

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諛奔



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

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其

轉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

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

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用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

**補曰**大事記江乙之言如此則昭

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敵我敢我又云人臣見

昭奚恤與彭城君

彭城屬楚

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

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比且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姚云一本更有

此謂慮賢也

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

彼思慮之也**曰**謂使我疑

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

君

山陽屬魏知為魏人

**曰**

請封於楚

知其無功

而山陽怨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

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以山陽君故

楚王告昭子



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

間以惡奚恤之言入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

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若矣此若猶惡也夫

苟不難為之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

罪無日矣無幾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

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反其鄰人見狗之溺

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

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

魏之宝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此言

邯鄲事在乙居魏時故升邯鄲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曰下比周則上為下



故鄢事在乙居魏時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王亦知之乎願王

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

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

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

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曾劉作已不知者何也

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

兩聞之彪謂兩聞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

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

爭如齊之田闕唐之牛李上亦豈能安乎愚按此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

與前章言州

侯云云意同



同號者別一人也正曰按說死作安陵纏執云文類

聚同壇纏字有訛彼以為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

宣王非也正義云鄂陵故城在許州鄂陵縣西

北李奇謂六國時為安陵按鄂陵皆屬魏又

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氏之曰君無咫尺之功

安陵纏楚王妃則以為女子云作地

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

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

委曲也補曰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而正曰

何以也曰王過舉以元作而正曰

姚云已一作色按已以通色言謬以

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

落而愛渝華菁華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

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輶藩車也車敝則退

輶補曰姚本作嬖女又

云不敝言不久之意避是敝字無疑真語

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血輪或出于此

今君擅

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



云不敵言不久之意避且是敵字無疑真語今君擅

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

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

何下曾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

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

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澤名在南

目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八游於雲夢九百里跨江兩岸雲

在江北今王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

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結馬千乘補目結連也旌

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也蜺虹兕虎嗥之聲若

雷霆兕若牛而青有狂兕元作特車集韻詳

行也若詳字茲即反又戕与補目字書有依輪而至王親引



弓而射一發而殪補曰宋王招魂青驪結駟兮齊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王抽旃旄旃曲柄旗

發兮憚青兕文頤与此合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

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安

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言

之出則陪乘陪重乘也此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

得以身試黃泉願為葶以辟二物葶陳草

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為王先用真黃泉為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處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

鄧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







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

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

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

生就舍寡人聞命矣一本標類要引

蘇秦為趙合從此在連激儀入秦後當為七年說楚威

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

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東有夏

州車胤云夏口城上有州曰夏州即此正義云

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一本標盧藏用注後海陽

語云屈原離騷過夏口而西浮蓋是山也南有洞

庭補曰洞庭蒼梧交州郡正義云蒼梧山在

州蒼梧則比有汾陞之塞陞召陵陞亭







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

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

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

稷宗廟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練士厲兵

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匈奴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

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

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

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

之秦以受天下之怨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



讐言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

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  
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  
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  
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  
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  
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  
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  
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  
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竿首而無所終薄薄泊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

從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聽蘇子也革面

秦而已非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

威王問於莫敖楚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

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

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

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

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

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脰項也一瞑而萬世不視不

視也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以憂社稷者亦固補

謂死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此言將何謂也結謂莫敖子華對曰自古公孫子文



此本有字不為爵勸不為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

此言將何謂也言謂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

關穀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

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元作月之積故彼廉

其爵負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棄

公子高名諸身獲於秦薄表野外薄林而財於柱

國財材同柱定白公之禍見哀公寧楚國之事

恆先君以拊方城之外言取池也集韻揜覆取地四

封不廉封封城廉猶禮大廉言無事故不察治也

一本四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

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井田間陌有

溝溝上有畛朱子曰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



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年定注四

**楚兩軍**補遺曰姚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莫救大心

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一本子楚國

亡之曰元作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

一人若猶扑擊也若粹一人粹持也以與大

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故斷脰決腹一

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救大心

是也其傳不書死司馬沈尹成傷而死句卑到而累

之父也王應麟謂鮑失考昔吳與楚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王大夫悉屬屬連百姓離

散焚冒勃蘇定四年以為申包胥聲近豈蚘冒之齋與焚

符分反月七北反索隱云蚘冒即蚘



散林分曰目勃蘇定四年以爲申也晉曰蘇冒即蘇也

符分反冒亡北反索隱云分反曰吾被堅執銳銳堅甲

也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

糧潛行上崢山崢嶸踰深溪蹠穿膝暴蹠足下暴傷也七

日而薄秦王公讓之朝雀立不轉雀立晝吟宵哭七

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瘖狂殫氣絕也

病也非癩旋不知人旋與耄字通並昏也秦王聞

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

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肩勃

蘇對曰臣非異言非楚使音去新造楚官鮑齧

造大良造遂爲此謬說按字書齧張留反引擊也

山曲曰齧此無義音矣字通又音列罪也當是

此字新造齧似言始滿難今降反焚肩勃蘇吳與

之云文當有訛或在吳字下



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

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今元作

不補或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

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

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即屬

蓋齊楚壤界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是夫遂

一在此與沂注楚地當考夫遂見前秦策故勞其身愁

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

楚將結關於宮唐之上豈猶交宮唐耶舍闕奔郢曰若

有孤時未知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

官員雜次之典楚國法也...



有孤時未知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

官負雞次之典

楚國法也雞一作離是所以治離

守者皆離其局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

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見齊策五官蒙穀獻典五官

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

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血謂餘豈患無君乎當作餘遂自棄

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胥所造蓋以此山名城

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法引歷山姚氏引李

于栢舉蒙穀奔入官負雞次之典浮江云云苟利

社稷余豈患無君乎遂棄至今無冒冒謂犯法

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



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

馮而能立也馮依式而能起式而能起式小低貌

據而後能立馮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

疑士下當言細腰荀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

饑人一本標墨子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

三飯為節賜息而後帶糝墻而後起尹文子韓非

子皆言一國有飢色今按墨子三卷中食之

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一作姚云

元作章當聞之其君好發者發發其臣決拾

車攻注決鈎弦拾遂也遂發也詩注無此三

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

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

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

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

賢以為資資為已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

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

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亦

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

大臣父兄言不輕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慾以與

補闕曰此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

易垂沙之事未詳兵畧訓楚兵死者以千數補曰

死易止千數下句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

國策卷五



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此策本以蘇秦之楚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處謂此策人主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正曰**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說而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而意則也非也

懷王

威王王子元年

四年十一月癸巳

韓公仲相

衍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齊楚之交善涉韓也

此四字必錯簡

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楚王使景鯉

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

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為有陰於秦魏也

有怨於此謂楚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



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楚謂為有陰於秦魏也

恐齊以此謂楚有私於二國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

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

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

楚也將絕齊於楚而使與焉故齊疑之而楚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

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

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行楚疑楚疑信之

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

同示齊以楚有二國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亦次也下衍王曰向也

韓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

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



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

有矣若越趙魏而闢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

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強楚敝楚其於王

孰便也曰曰姚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為一章

不同鮑於韓策後章既剛去全不見其文而於此復不

明言在楚策後章曰與魏之與為有之為如字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儀初陳軫曰王何逐張

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

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

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

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此言魏耻之桓十三年注城下之盟

諸侯所耻曰五國約以伐齊齊曰字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



諸侯所耻

五國約以伐齊行齊疑誤秦秦惠後七年趙韓魏

年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于觀津即策

所謂齊反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

楚楚句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

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可惡難可懼也

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

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

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楚人謂

一本大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馬陵之難

作太魏三十年齊破魏馬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仲此

使益強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

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

十五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

符也

也以圖

元作

畫字訛

當作圖上

於齊

此下著

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

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

大事記此六國既

使惠施

相

之楚楚將入之秦

於納秦

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

凡為伐秦者楚也

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

言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

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

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

請聽秦

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

昭子曰善因謂惠

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

元作

將大事記改

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

魏而和惠子反魏王曰魏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將國曰當作得其利魏受其死子歸五將使人因

魏而和惠子反魏王哀曰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

為子先戰折兵之半折開之折謂病不聽請

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猶屈子何以救之折救其東

有越累元作纍此言越有傷累累累通北無晉

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赫此言蓋

之折入秦而復為是說非有忠魏之心也昭子曰

善因令人謂和於魏為子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冷倫氏之後謂陳軫曰秦王惠

必外向言合他國楚之齊者善者知西不合於秦

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

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兵力向曰秦王誠必欲伐



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

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

秦以強秦而有字行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

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韓策元在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

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

后懷王鄭鄭國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懷王幸姬

鄭鄭袖當是善舞故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

前前嘗欲逐之於魏曰彼此前後不張子曰王無

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

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璣珠不出於楚寡

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不出於楚

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也別本作黛盡眉墨

也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

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

補補曰此當有見字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

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

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秣馬鄭襄亦

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

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正曰上林賦酒

中樂酣注飲酒半醉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

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安者習所能者連



及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

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

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

曰子釋之釋猶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儀

辱於楚相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

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

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策南后鄭襄為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人為儀謂

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

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

於王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

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



於王年鄭說曰何也尚曰張儀儀者秦王惠之忠信

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

美又簡擇宮中佳何說翫一本無麗好翫翫人之可好可

德人喪習音者以懽從之習音所謂懽也以從愛資女習音於音聲者

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湯沐之具

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絕秦女資強秦以

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疑有缺字為王妻以

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為之柰何曰

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

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

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



布衣之利也

利在王鄭襄遽說楚王出張子

此十八年

史楚願得張儀而厭黔中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襄襄所言皆從遂使楚儀固已料是謀之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

正曰姚本自為一章今從之

恐其敗已也

補曰姚云敗一

作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

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魏之用曰以張儀

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

靳尚而殺之  
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  
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

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

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補曰搆兵而戰秦

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彪謂張旄欲窮儀則如殺

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於死也



楚事魏張旄果大重儀斯謂張旄今欲窮儀則如殺

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於死也補曰大事

記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也反之殺身事變之

來亦安可迎隨哉此可為小人之戒屈原曰前大

臣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吁豈惟屈

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斬尚隨袖之言而出

之既出之又恐其欺已而使尚隨之不悟其詐尚

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

玩弄於儀掌股之上召冠劍師喪國亡身死有餘

責特以為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冷之

計其愚闇強悞六國之主無與輩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出在鄭袖後曰秦地半天下

兵敵四國四國被山帶河四塞補曰姓及別本有以為

固被寢衣也延虎音之士百餘萬漢官儀虎賁戴鶻

也周禮有虎賁氏非始漢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

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革之難兵主嚴以明將

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易無遺



也恒山屬趙之元氏此作常劉向避文帝諱也

正義云常山在鎮州西 史記已作常漢時

所傳寫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

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

明矣敵格猶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侔交爭侔齊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

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之地 補曰下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

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

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

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西米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夫



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相夫

從人者飾辯虛辭飾緣飾非實也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

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無及為已

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

於汶山居貧切屬蜀都溯兵道即岷山注有岷山循江而下

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音併舟也一舫載

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距

雞足故訓至楚記晉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

捍關史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作扞關拒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

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



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地竟州郡秦兵之攻楚

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

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史不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陳循故陳古陣字姚云曾作陣

有偏守新城一偏之成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

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

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

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

心也甲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夸詞非實史作攻

齊趙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一本無

謀林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



齊趙無之此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一事本無

謀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

劉向所易也武帝作通此亦前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

中楚王大怒與師襲秦鮑本無今依諸本增與秦

戰於藍田又却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

皆後人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

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危一作於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元作開關一作關

關史同按諸本多作開局天下之凶上二邑天下

或作大開不若義長局天下之凶之中也故喻

之匈秦下兵二邑必拒之則閉不通故楚可以此

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



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

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

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閱因受而相

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

其死後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蘇秦為客所

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

從事為說破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

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

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

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

為大王箕帚之妾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楚曰云云以

楚最強故你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戰乎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



楚曰云云以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

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

敬邑秦王惠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此書國書非

之際必有風焉不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

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不習國家之長計今

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

遣使車百乘獻雞駘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

飼雞見之驚却名駘雞犀夜光之璧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

傳在諸國之先大事記六國連衡魏先聽儀

說事秦故楚赦儀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

秦和親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

平諫不聽卒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

至惠王薨而約亦解為秦兩為大之為去聲挑上聲

張儀相秦時復相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







待元作行行是待字當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

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欲立功於秦所欲貴富者

魏也取富貴於魏欲為攻於魏魏為魏人必南伐楚故攻有

道外絕其交較謂國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

楚之眾故亦逐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

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

齊交不絕補曰姚本疊齊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

必緩矣齊楚大地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是昭睢之

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說秦使未至惠王死武王

逐張儀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收捕繫之也昭善儀



楚故捕繫睢以外儀而合於齊曰以收桓臧楚  
為捕繫則與收韓魏字義頓異恐有差誤桓臧楚

為睢謂楚王曰從元作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

為王所貴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

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

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言昔儀有秦而睢以楚

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困謂見秦韓魏欲得秦必

善二人者郝與二人者補三字曰姚云將收韓

魏輕儀而伐楚以楚嘗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復

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絕王亦不從不從秦曰姚云王三則方

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比時除秦相惠子之楚楚王受之



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際秦相此十九年惠子之楚楚王受之

馮郝楚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

與施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來者

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辭也

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施善儀為儀

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曰謂逐惠施者張儀

而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為王不取惠施

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

且宋王偃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

張儀也今謂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今為楚

棄所貴於讎人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

儀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誠有意為王不如

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謂為子勿納也



今必德王今謂儀必君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

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

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以爲

陳軫而作告當作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哀

目當是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未詳謂陳軫

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

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儀言已為楚因而得復

楚楚聞其為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

楚王喜欲復之魏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叟知王

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

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



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

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

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

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

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

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

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

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

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

聞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不通新人之言曰雖惡之惡如字

楚王后死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裒則后死久矣無據使真為懷王鄭裒必不待視珥所在

國策卷五

三



矣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

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新所立后

然則說者不買五隻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

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不買上宜有何字說

齊明說卓滑疑即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

明之來也蓋來自為檇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

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檇

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此明因敗為成之說也檇里

懼見輕為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滑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皆楚公不聞

老萊子楚有道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

也下有日也云一本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老萊子楚有進道之教孔子事君平示之其齒之堅

也補曰下有齒姚云一本齒六十而盡相靡也靡同今

富摯能有材而公重不相善也重猶是兩盡也補

謂兩強俱斃若齒諺曰傳言見君之乘下之乘馬

車則見杖起之音戶起音去上聲今也王愛富摯

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虎謂王之所愛誠善人也

不善不正方當為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曰王愛之

亦愛何義也此正盡以富摯能為足愛也夫能之

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補曰說苑常樅告

豈非以其剛邪孔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

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敵按

秦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元作

同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

國策卷五

二十五



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

之王勿據也以韓國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

獸無黠於麋也麋屬也黠者儼敏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

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至數獵者知其

詐音朔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人乃以網進之麋因

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眾矣

舍之王勿據也韓國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

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實守宜陽故作所

**韓**等策說見秦

**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楚令昭睢將以距拒秦

楚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為昭睢謂楚王曰睢

戰勝三國因恐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



楚王欲擊秦昭雖不欲相滅為昭雖謂楚王曰

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

攻楚以勁秦楚聖其心伐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

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

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雖之兵令之示秦必戰

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補用利以相敵令於天下謂

使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將必戰必割也

也收猶息秦惡與楚相敵而收秦一本無害字是秦楚之

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出周目周出周下連三人文疑為

楚於二元作三有謂三人偶行也此蓋一人先二人

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



有北屬楚蓋河南密也曰曰舊作莊誤新城說見秦策下章言新城陽人陽城在汝州當是與此近

者城渾說其今曰趙策受馮亭上黨亦云千戶封

縣今今楚亦有此稱鄭魏者楚之與國也集韻而

變古者非特秦矣矣鄭魏者楚之與國也集韻而

魏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

也此山陽洛陽故梁近楚故也曰曰故梁宜陽之大

也在汝州西南說見齊策此云上梁非是宜陽之大

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地不相知也

于五百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里邪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

漢志楚分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

難曉注強故字楚王何不新以新城為主郡也



難曉注強故字楚楚王何不以此新城為主郡也

守也為郡則土馬盛可以備秦曰曰大事記邊邑

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又郡縣說見秦策邊邑

甚利之此潭言其欲新城公楚縣尹大說乃為字

王無王字具馬四馬乘車五百金之楚衍盡盡盡也

字通借無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為

主郡城書作城從改文韓公叔有齊魏之援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

蘇代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以爭國曰曰公叔主

納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秦記

說見韓策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法南

陽縣有陽人在汝州葉縣西予太子楚王怒將

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

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得其齊魏必伐韓韓



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

勝公叔勝然元作然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言其歸楚之疾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一本之五大夫

譏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

不可收也是得元作得賞無功也得趙而王

無加焉是無善也如不實其善王不如以十乘行之

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知之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懼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

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夫不知元作如



史云云環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

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如元作如

云一作事君宋如如慶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甘

茂事之順焉言大不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

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

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

嘗用補滑於越召滑而納句章屬會

昧之難秦齊韓魏共攻楚越亂故楚南察

瀨湖察瀨湖也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

察勝作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

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



也正曰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

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備曰史少與之同衣長與

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素重真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

王之相蓋楚相王之相蓋楚相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

補曰上秦史俱作下蔡未云楚使使請秦相向壽茂竟不得入卒於魏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

公子勁也秦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魏勁秦人而

無考俱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

相甘茂於魏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為

齊請如其使者禮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

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

齊請如其使者禮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



六父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

樗里疾留首之讎也賀言欲易取其首而魏秦之交必惡

疾相秦茂又交重楚也相魏故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比二

年大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

於楚公出地以取齊循收鯉與厲且以收地取

秦收前所効者蓋二人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

鯉乃楚臣秦可因之以責地見公事必敗楚不得

楚弱而勸秦收所効之地恐非公事必敗楚不得

翠賂齊楚公不如今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人

得楚賂不復秦恐以齊楚必不求地所効而合於

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不取地而止攻

國之与和好也言翠能和兩國之約曰戰國之

時秦之割地希矣惟解王十七年割三城和齊韓



魏一事爾懷王末年楚益以弱雖合齊秦未必遽  
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多楚効地恐者恐或如此  
之辭也景翠必與景蘇厲不合者故雖言翠既  
以地賂齊則秦恐或曰因蘇厲景璽而令楚効地  
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取所出之地以取秦翠事  
豈不敗乎今不如此重賂二人使人入秦為解則秦恐  
或必不求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  
則是公能和好結約也秦恐必不求地秦字疑  
當作齊謂重賂二人入秦則齊和秦楚之和好結  
敢求所賂之地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約也說  
通亦

術視人秦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雖勝秦於

重立目屬平原巨蘇厲謂死公昭鼠鼠為曰王欲昭

睢之乘秦乘楚王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

之分也必出漢中出兵請為公令辛辛當作

辛戎謂王戎楚人告楚王者如曰秦兵且出漢中則

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



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故

秦敗楚漢中此三十二年秦伐我楚王入秦秦王昭留

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

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

之盟而歸之楚王畏秦畏必不敢背盟背盟補二字

皆盟二字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聽也而秦志在

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懷王子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閔而歸齊王隘之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予我東

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



傳請退

元作追

字訛

退

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

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

致命歸誠之言

如頃羽使人致命懷王

曰送致命

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

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

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

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求反國

主墳墓復羣臣

復見

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

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



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  
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  
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  
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  
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  
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補曰姚云曾本  
去王身止獨

守二十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

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  
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  
 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  
 王怫然作色曰怫鬱也用國怫音拂當与孟何謂  
 子斃然之斃同義怒变色也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  
 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  
 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  
 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  
 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  
 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  
 地典猶守也且與死生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



地典猶守且與死生失地有則死之生悉五尺至六十三

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抗

故言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

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

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

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

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蓋縮感也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

不用東地復全虎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

優乎方之晉五臣其舅犯難此書三書懷王薨而

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

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衛之孟嘗之逃先

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疑也楚王亡

死太子在外郢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以齊之

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云



忠王而走太子則是以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郢

中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干田文而語人以九可文

不之用世猶載其語也田文曰頃襄之辭於齊

昭常之割地雖不離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

問抑未矣子良之與而復攻繆矣景鯉為之索救

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讎在所當絕尚忍乞哀而求

援哉鯉罪特甚也慎子不知擇其是非決以大義

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隘楚太子

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離國之口而囚人

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餘說並見齊策

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

使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詳未謂蘇子曰秦 栖楚王懷王見劫 危太子者公

也今楚王歸此蓋其喪歸 曰此謀度之言 太子

南自齊歸 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

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

子蘇子必且善太子太子不如善蘇



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言其歸之之深也蘇

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於蘇子詳此亦無走

疑此乃齊策蘇子說薛公章脫簡者女阿二字

又他章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

長沙之難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楚太

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

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本其初言之亦明昭蓋

曰不若今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疑衍字以動秦

秦恐齊之敗東國上言齊興兵攻而令行於天下

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

齊此即子良之秦王昭聞之懼令辛辛元作辛當作

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入也



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

之在中者謁者曰韓非子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

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

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

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

殺彪謂此謾士乃不可不殺荆王赦之以不能者

也藥之能不死者平人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

以獻王何与汝而問之是安得無罪也正曰人獻

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而罪不至於死  
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臣之欺王此士之故以  
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恃哉謂曰自  
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楚臣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齊然也屈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以易此情乎楚王之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齊以淖君之亂事

補

姚云

秦其後秦欲取齊

合故使蘇洧之楚洧秦人

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

王曰秦王

昭

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洧來

以示齊之有楚

親以有楚之親示齊

以資固於齊

為任資齊見

楚納洧必受固是

此補

有王字

一本之聽洧也適為

固驅以合齊秦也

所謂資固

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

洧來

補

一本此下

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

辭也

洧之辭必厚楚而薄齊

王不如今人以洧之

辭謾固於齊

謾欺也以洧薄齊之辭告齊則固齊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為欺已

齊



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

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補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

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

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

老悖乎悖背道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

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

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

淹留以觀之淹亦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

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年白襄王流擯於成



元作城陽流謂走擒獲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若

城爾是指此於是使人發馬街也徵莊辛於趙徵謂莊

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

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

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閉養未為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

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

夫蜻蛉乎蟲一名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

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元作鈔當

作膠絲之飴米藥所煎調以飴之又施膠於絲以繫取汁

卷之五

二五



而煎之溪弱者為飴形怡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

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

以粘牲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跖竊得

飴以粘開閉取捷皆以粘也得飴以養疾侍老跖竊得

言糾繆加已乎四仞之上八尺而下為螻蟻食也

纏繞也補曰姚本此有夫晴黃雀因是以俯喙白粒蜀喙

於其小者也補曰仰栖茂樹鼓翅奮翼翅強自以為無

以喙喙補曰仰栖茂樹鼓翅奮翼翅強自以為無

一平喙補曰仰栖茂樹鼓翅奮翼翅強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

攝引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補曰一本

持也補曰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補曰一本

以其頸為招補曰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補曰一本

的或為招補曰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補曰一本

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鵠

也補曰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喙鱧元作鱧魚

水鳥也補曰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喙鱧元作鱧魚

字書無補曰仰嚙衡字通凡補曰周禮凌苴凌陵凌

鱧字補曰仰嚙衡字通凡補曰周禮凌苴凌陵凌

鱧字補曰仰嚙衡字通凡補曰周禮凌苴凌陵凌

鱧字補曰仰嚙衡字通凡補曰周禮凌苴凌陵凌

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日菱兩角日菱青其六期



菱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衡與菱並言即荇接余水草也

本而凌清風飄揚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元作筭盧字書無筭字

聲近集韻器可為鐵盧旅同黑弓也正曰下文確

治其增元作增正曰增通見繳增射天綴生續

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監元作監番無礎字集韻

石着惟潔也正曰廣韻引微繳折清風而松矣繫

矢從高集韻松下也如折然爾補左礎補左故畫游

乎江河夕調乎鼎鼎鼎鼎絕夫蓄鵠其小者也蔡

靈元作聖聖侯之事春秋及史無聖侯補曰聖當

因是以前游乎高陂陂此引說文上一池也北陵乎巫

同



山飲茹溪流

茹飲馬也故与吐反  
**曰**姚云後語

食湘波之魚

湘水出零陵屬長沙左抱幼妻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

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

子發方受命乎

**靈**元作宣**宣**當作靈王繫已以朱絲

而見之也

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

若宣王蔡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迎人間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蔡**

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鬻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而

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昭填壘塞之內填兵滿也江夏有鄢即魏策魏



王昭填國塞之內與漢書卷之九

故云然燕策亦有案左氏定四年左司馬成謂子

常直轄冥軌注漢東隘道史春申傳秦踰龜隘之

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郢道正義云申州羅山縣本

漢郢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郢縣之阨塞又云石城

山楚毋家涉郢塞亦指此而正義誤以為河東太

陽鄭城初不與楚相涉何遽忘前說也大事記作

鍾山縣按唐志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申州今信

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

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慮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

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

力焉謂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許焉與

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

比之復召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

能稍復故地也復取江南十五邑在頃襄二十

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

侯蓋喪亂之後補厥扶傾之計皆出於辛特不能



大有所為耳劉辰公翁極抵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考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不書

宋蓋宋未滅時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宣得改楚為齊

將而救之景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為將見史

年至考烈王六年凡三十年猶相暮舍使左右司

馬各營壁地壘已植表如華表以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猶沒也此欲用此焉可以

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

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屬陳留

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為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

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



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

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補曰姚本車齊師惟

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

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元在燕

以救燕故在燕  
雖及通使之使去也

考列王襄王子元年  
赧王五十三年巳亥補曰名完

唐元且旦見春申君楚相曰齊人飾身修行

得為益益謂有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雖

險不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而善君

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孟賁專諸吳人刺王

盛兵而天下為勇補曰為西施衣褐補曰粗衣

而天下稱羨今君相萬

子註禹貞傳注並云毛布



乘之楚御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

莽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元作能為者

頭有刻鼻鳥形者以散暴佐之也散請夫一梟之不如不

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

不為天下梟而令臣莽為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梁穀熟

南南亳故城即湯都宋州北武王以錫屬京兆高錫通

後都南亳後徙西亳武王以錫屬京兆高錫通

史復都豐鄙國語杜伯射王於鄆鄆一音黑各反

也故與錫異案鄆縣上林即皆不過百里以有天

下今孫子荀天下賢人也補曰荀作孫君藉之以



下今孫子卿天下賢人也避宣帝諱也君藉之以

里之補勢時為蘭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

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

而貧困家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

陵不言之尹補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

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

人憐王癘也雖惡疾猶愈於劫殺故反憐王補癘

非正用此不恭之語也雖然補古無虛諺四字不

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

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專斷私



以禁誅於已也

察其私則忍人誅已故主斷以禁之

故弑賢長而立

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

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及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

因自立也

昭元年

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

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

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

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

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允用

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

之筋

擢引也

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

疾

補曰癘

委勇切

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

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

之憂勞勞形之困苦必甚於萬矣由此觀之萬維維



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

王可也因為賦曰補曰賦曰以下寶珍隋珠見大

蛇傷療而愈之蛇銜明不知俾兮禕衣與絲禮后

盡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補曰奢即子都美人

昭云梁王魏瑩之美女楚辭注莫知媒兮嫫母求

之嫫母都醜也補曰醜婦又甚喜之兮以鼓背為明

以龍耳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

同言舉世皆然正曰朱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

為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公是非善惡

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

撥亂反正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理甚明如言天

者必有患禍慮謂春申君之愚昏甚矣人惟不知

賢故不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知

近代未至權節而餓死也夫去劫殺死亡之主也心



言召之其特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書有與  
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  
使御而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禍此書蓋知之矣  
詩作蹈傳謂當從策也詩作焉本言人誰不效朝  
事王而王甚神朝之無不自取病今借以言天之  
威神甚可畏不可不為託身行道之所則已朱子謂  
黃歇亂人卿乃以託身行道之所則已朱子謂  
謂鄉雖非孟子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  
言兵要為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  
即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允淖齒剽切春申甚  
不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允淖齒剽切春申甚  
然首以法術知新為言則亦出申高可謂感流俗  
而不可篤於自信者也策獨載此而不及其時人  
又可知矣○史荀卿也夫之聚天而下賢士於齊  
最為老齊宣王威王時屬下賢士於齊是時  
向曰方齊宣王威王時屬下賢士於齊是時  
寵之若鄒衍淳于髡之屬曰列大夫是時  
荀卿年十有五始遊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齊尚  
列大夫缺而鄉三為祭酒焉據二書之文則襄  
王時三夫為祭酒也大事記取史文書卿為列大夫  
祭酒在襄王五年是也朱子采劉向而文稍異曰

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三為祭酒按



王時三為祭酒五年也大事朱子劉向而文稱異日

鄉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三為稷下祭酒按

史春申君死而卿家蘭陵春申之死在考烈王二

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也上歷襄王二十

年湣王宣王通五十九年乃及威王之世自王建

二十九年宣王元已為一及威王之世自王建

逮事威王明矣蓋向之言但為歷叙威宣之多士

其言猶先宣而後威不主為卿言也祭酒者古

飲食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以為官號

覺衍為大夫之特卿年尚小其徒既死齊修其

缺而卿與焉故卿在襄王時最為老師而三處衆

士之上也向之言視史猶明朱子偶未之察耳史

云五十年始游學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疑朱子改

之當矣

虞卿史不書何所人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補曰此二字

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

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

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補不免殺之秦惠王封



毋子穰侯也猶田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

臣也毋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

公望封於齊邵公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

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

十二年此二十一年趙怒深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

踐亂燕踐奄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此

秦策謂穰侯章趙策齊將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

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楚之役景陽救之燕策齊韓魏

攻魏雍丘以與宋云云時猶有宋去此時遠甚鮑

指以為懷王二十七年此為考烈王二十一年就

魏齊新怨楚豈得為彼時事哉楚元作君雖欲

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君



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為所可延

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

王曰補曰王曰以下脫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

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

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鈞三何也夫千鈞非馬之

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闔兵於燕

則豈楚之任也哉元作我補曰姚非楚之任而楚

為之是敵楚也敵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補

按史考烈王元年封歇春申君賜淮地後十五

年以地邊齊言於王以為郡請封江東因城吳故

墟大事記謂利吳之安富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

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封之前頃襄之時

乎頃襄之二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此時勸以踐

燕定封亦欲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冉乎淮北邊齊



猶雉之况燕地乎亦非計之便也然遠楚徒封卒用於城吳之時皆斯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

王聽之也燕昭未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

以為春申合從無夫因誑為信誑謂懷王劫死奮

患有成奮於患難勇者義之攝禍為福攝收也攝裁

少為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謂主其事也謂制夫

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屈伸墨墨之化墨默同化

治之其未報報之反報報之反言反復相尋墨墨之

化言變化無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

妙又非勇智者所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

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下有五墨墨史商君傳殷

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死謂患難不

通貫猶通



偏於生

專於衛生加兩

不足以載大名

正曰載承

於致死不專一

於求生無所寇艾

德劇外

正曰寇已所

者不足以承載大名

無所寇艾

德劇外

正曰寇已所

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盟

口集韻盟聲也言利機

正曰盟力暫反食兒利上

聲詔所利之事利機者利其發動之機

干主心下牟百姓也

公舉而私取利

舉措是以

此主從然而

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正曰

此主從然而

然

意多未詳

然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策

趙人全晉舊姓

正曰

絕見楚

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未詳

荀子議兵篇臨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

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



為齊宣五軍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

師世遠非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與魏

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謂魏王

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

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

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

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子也

痛於身猶孽子徐錯曰妾隸之子曰孽孽之

言孽也女沒廢而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故於

文子薛為孽孽者罪也按此則取王曰先生何以

廢而復生之義以譬傷弓之鳥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

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備曰姚及

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是



者音之訛而衍也故瘡墮也以瘡痛今臨武君嘗為

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詳未見春申君候問問一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

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

先生先生大息矣異於小休汗明慙元作慙焉字

無慙字慙踏驚貌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也固陋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

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

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

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

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



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

生著客籍五日一見其者者書此語也著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元

檻當作鹽車服在前而上太行蹄申膝折申猶

用力尾湛胛漬湛沉同汗多故然胛當作肱漉汗

元作汁灑地滲漉之汗白汗白言其色外阪遷延延不進負

棘而不能上負所戴也棘言步蹇是伯樂遭之

伯樂姓孫名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罽毼之

也幕覆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

聲字宜衍者何也問其聲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集韻部統堀穴窮巷。堀窟也，以

窮巷為沉湊鄙俗之日久矣。湊濁也君獨無意，漭被

僕。漭，手流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

謂世之懷材抱德之士，陸沒於時，若此曩者不少。

而伯樂之不可世有，長鳴之無其時，可不為之大哀。

邪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不可不詳也。補曰：高鳴

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引策云。

楚考烈王無子。補曰：此時無子也。古史云：楚幽王悍

殺猶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芻及。春申

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

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後於所期



日還謁自趙還春申君問狀狀事對曰齊王遣使

王建言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

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

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

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

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王後彼亦各貴

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備曰兄上恐亦當禍

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備曰後語云

之封湖州圖經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

有春申君封邑



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  
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  
得之四封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  
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  
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  
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  
考烈王病朱英楚人曰後語云觀人朱英注觀  
地在河北平原史觀津人朱英班  
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為魏州觀城  
縣觀音館者非是又見韓策觀鞅章鮑移在魏作  
鞅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而曰  
朱子解易無妄云



史作毋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

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

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

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謂攝也

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

不不反政

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

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王之舅

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

必先入據本議

據言不後議欲殺春申也

制斷君命

制斷矯也君楚王也

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韋

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曰楚王亦有兩稱皆通者李

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謂曰剗玉篇作剗

去聲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

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

恐乃亡去後十七日衍楚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

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棘門以春申君後入止

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

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亦



為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右

雖一叙嫪毐毒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

也因宜倡種諸國運盡祚窮平戾併於一時也歟

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鉅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

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巳

杖策而去扁舟五湖為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為

此而計出於滅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

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時臣之義而納

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哉大臣之義而納

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事在末納女之前

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間之言禍根已牢異時

縱欲歸印杖策禍亦隨之豈有脫理邪其論朱英

淺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責以臣正大臣之義豈其

然乎滿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於春申才人

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求謂於春申才人



言之遂得幸云云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  
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  
親為假君治十二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併殺之  
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  
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敢盡  
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畫策  
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王死  
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也方術曰治列  
子圍寇之言圍禦曰何貴曰真正王曰正亦可為

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

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

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

王之國有柱國今尹司馬典令皆楚其任官置吏

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



為烏鵲不為鵲也

元在韓策曰曰為韓使楚故有

申韓之意而以為列國冠所治何歟抑申韓

原於遺德本不異與補曰楚王將出張儀章相連為一

凡五十六章

章今別為二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

戰國策楚卷第五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趙



開化圖書館

Kai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戰國策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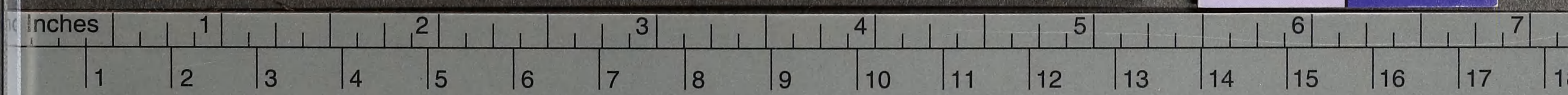
四

開化圖書館  
Kaohsiung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